

武英殿聚珍版丛书

天

地

人

物

事

理

法

道

敬齋古今藪卷四

元

李

冶

撰

魏文帝誅丁儀丁廙等魚豢以人心窺望勢使之然因
論曰諺言貧不學儉卑不學恭非人性分殊也勢使然
耳予謂周官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政好對前兩句蓋不
期驕而驕不期侈而侈亦是事勢使然

魏明帝大脩宮室至使公卿負土董尋上疏諫曰陛下
既尊羣臣而使穿方負土面目垢黑沾體塗足衣冠了
烏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無謂也穿方者穿土爲方也

荷葉下今黃
黃帝九章五曰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其術皆以立方定
率穿土爲方則穿空作立方以程功也又衣冠了鳥了
鳥當竝音去聲今世俗人謂腰膂四支不相收拾者謂
之了鳥卽此語也音料掉

魏杜恕爲散騎黃門侍郎在朝八年出爲宏農太守數
歲轉趙相以疾去官起家爲河中太守又傳嘏爲黃門
侍郎何晏等與嘏不平因微事以免嘏官起家拜滎陽
太守又王基爲安豐太守以疾徵還起家爲河南尹起
家者蓋在家中牽復而起爲此職也

士大夫大節不必觀其所爲但觀其所不爲足矣魏高貴鄉公欲去司馬昭夜召王沈王業王經出懷中黃素詔以示之戒嚴俟旦沈業馳告于昭昭召賈充等爲之備遂弑高貴鄉公夫晉魏之賊也凡爲晉之忠臣者皆魏之賊也當髦之圖昭之際使沈業如經之不言則髦必當得志昭必先誅魏祚必不傾司馬氏亦無自而王也成敗之機在于呼吸而沈業二鼠子背國佐賊賊因得以肆其毒焉反覆變詐若沈業者眞魏國之姦賊也沈業以泄謀爲姦賊則王經之不泄信爲有魏之忠臣

矣昭是以恨經而殺之則是賊殺魏之忠臣也夫忠臣之死于賊則死于王事者也于斯時也魏之國如綴旒魏之主如委裘誠不暇于甄錄已死之人也然其秉董狐之筆者可不特爲一傳以勸後世之人乎或謂經之行蹟不多見自不足以立傳曰君子之爲已爲人爲天下必待世閒之可稱美者載諸一身而無孑遺然後爲得哉雖聖人亦不能爾而謂君子者能之耶觀專車之骨則防風氏之長爲可知魏史不爲經傳過矣雖然魏史不傳王經晉史爲傳沈等而下終不能廢經

之美而沈等之臭惡借東海之波亦莫得而濯之

蜀志馬良與諸葛亮書曰此乃管弦之至牙曠之調也
雖非鍾期敢不擊節晉書謝尚作鸛鵒舞王導令坐者
撫掌擊節尚俯仰其中旁若無人又樂志云魏晉之世
有孫氏善彈舊曲宋識善擊節唱和蓋節者節奏句讀
也擊節猶今節樂拍手及用拍板也故樂家以拍板爲
樂句馬良書稱敢不擊節謂敢不賞音也吳諸葛恪乞
佃廬江皖口襲舒以圖壽春孫權以爲不可赤烏中魏
司馬宣王謀欲攻恪權方發兵應之望氣者以爲不利

于是徙屯于柴桑恪與丞相陸遜書曰楊敬叔傳述清
論方今人物凋盡守德業者不能復幾宜相左右更爲
輔車上熙國事下相珍惜又疾世俗好相謗毀使已成
之器中有損累將進之徒意不歡笑聞此喟然誠獨擊
節恪意以楊所論述切中時病旣聞此語使已喟歎然
當時之人誠無知者已獨擊節以稱賞之耳

郤正釋譏云九方考精于至貴注引淮南子云秦穆公
謂伯樂曰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對曰臣有所與其儋

繆采薪九方堙此其相馬非臣之下也

案九方堙原本
作九方禪考九

方之名莊子作歟桓譚新論作譚淮南子作堙此所引淮南子之文當作堙今改正後同凡注解文字其所援據有重複者止當引用前人而其在後者略之可也其或前後差池有須訂證則自不害兩舉而互明之他無所發而併引之已屬冗長苟復舍先傳而取後聞乃所謂不知其本者也九方相馬事具列子列子前淮南子數百年但列子作九方臯淮南子作九方堙耳今裴松之解釋郤文專據淮南子而不識列子非也或曰乾陽物也稊于七而老于九坤陰物也反是稊于八而老于六聞之北方人相馬之老稊不于其齒而于

其目人與目對視己之身自首見腰則二三歲之交自首見腹則五六歲之交自首見胸則七八歲之交止見其首則此馬十歲矣過是以往又加以溟滓焉則不可得而年矣

孫權傳黃龍元年注權告天文末云謹擇元日登壇燎祭卽皇帝位惟爾有神饗之爾汝后帝殆失文字之體豈吳無一人耶其後與漢爲盟文亦曰明神上帝是討是督山川百神是糾是殛俾墜其師無克胙國于爾大神其明鑒之此雖泛及山川終自先言上帝蓋與前告

文同出一手云或曰書武成云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其下云惟其士女筐厥元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尙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上併陳皇天后土名山大川後併舉惟爾有神則雖天亦得以爾之子何獨病于吳之文耶曰武成與此不同武成在前併數天地山川而其下先言天休震動乃復言惟爾有神則有神者正謂山川之屬不謂天也書又云無作神羞若以此神爲天天固不得以言羞況武成一篇先儒咸謂本經

脫誤文無次第又豈可全以爲據乎

吳志張昭子承能甄識人物勤于長進篤于物類凡在庶幾之流無不造門又顧雍子邵好樂人倫自州郡庶幾及四方人士往來相見或言議而去或結厚而別風聲流聞遠近稱之二傳中皆用庶幾字庶幾者所謂凡有可以成材者皆是也

邸閣者乃軍屯蹊要儲蓄資糧之所此二字他書無有見于漢末及三國志其所明著者凡十一董卓傳注獻帝紀曰帝出雜繒二萬匹與所賣廐馬百餘匹宣賜公

卿以下及貧民不能自存者

案廐馬百餘匹今三國志董卓傳注作廐馬直蓋言

以馬之價直宣賜與此所引文異

李催曰我邸閣儲侍少乃悉載置其

營又張既傳酒泉蘇衡反既擊破之遂上疏請治左城
築障塞置烽燧邸閣以備胡西羌恐率衆二萬餘落降
又王基擊吳別襲步協于夷陵協閉門自守基示以攻
形而實分兵取雄父邸閣收米三十餘萬斛又毌邱儉
文欽作亂王基與司馬景王會于許昌基謂宜速進據
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又蜀後主建
興十一年冬諸葛亮使諸軍運米集于斜谷口邸閣又

魏延傳注夏侯惇鎮長安諸葛亮于南鄭計議延曰云
云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又鄧芝傳先主定
益州芝爲郾邸閣督先主出至郾與語大奇之擢爲郾
令又孫策傳注江表傳曰策渡江攻劉繇牛渚營盡得
邸閣糧穀戰具是歲興平二年也又孫權傳赤烏四年
夏遣衛將軍全琮略淮南決芍陂燒安城邸閣收其人
民又赤烏八年遣校尉陳勲將屯田兵及作士三萬人
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又周
魴傳譙曹休牋曰東主遣從弟孫奭治安陸城脩立邸

閣輦貲運糧以爲軍儲

作文敘事爲最難按挾辭旨兩須允愜杼思過當多遺
目前龐統傳云龐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有
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于樹上坐統在樹下共
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此坐統樹下時尚未識統旣其
與語必有以中徽心者徽雖高年便當下與統接而止
據樹上自晝至夜略無主客之禮爲統者固樸鈍而爲
徽者無乃樸鈍甚耶以人情度之殆爲乖戾吾以爲其
語之下宜云徽頗驚賞因延揖再與談論自晝至夜徽

甚異之若是則其言意始兩足矣或謂徽與統齒相懸不可以苛禮責徽曰此不然昔盛孝章爲臺郎路逢童子容貌非常孝章怪而問之荅曰魯國孔融時年十餘歲孝章以爲異乃載歸與之言知其奇才便結爲兄弟夫融之遇孝章之時纔十餘歲兒耳而孝章與之爲鴈行統之見徽時蓋已成人矣徽年雖高苟有知人之鑒則自不當倨傲如此故予疑以爲史家激昂太過云然也

晉天文志荊州占載妖星凡二十一其十九曰長庚如

一匹帛著天見則兵起詩大東云東有啓明西有長庚
毛傳云日旦出謂明星爲啓明日旣入謂明星爲長庚
庚續也毛不謂長庚爲妖星然則長庚自有二星也但
同名耳志又云瑞星有四其三曰含譽光曜似彗其四
曰格澤如炎火下大上銳然妖星中如火而下大上銳
者甚多今而格澤似之古今史書中所載星變爲凶災
者莫過于彗今而含譽似之諸若此類其果爲瑞耶其
果爲妖耶

草與木異種故邵堯夫以飛走草木爲四物晉五行志